

610 46

(MOW)

重慶屋簷下

六幕悲喜劇

徐昌霖 著

說文出版社

...\$250,000 for emergency relief and \$100,000 for additional relief. The total of \$350,000 for additional relief. The Chinese were included in the Foreign Assistance Program on April 3, 1948. Mr. Tamm asked for the funds to carry out the provisions of the China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作 者：徐 昌 霖
發行人：衛 聚 賢

印刷者：說 文 社 出 版 部

重慶中一路八十六號

經售者：說 文 社 門 市 部

重慶中一路八十六號

定 價：\$

一九四四年霧季「中國勝利劇團」在重慶演出本劇職員如下：

職員表：

演出者	張光	朱峻德
編劇	徐昌霖	
導演	史東山	
副導演	李畏	
舞台監督	王瑞麟	
佈景設計	姚宗漢	
燈光設計	蘇丹	
服裝設計	皇冕	
後台管理	張熙才	
裝置	諸富祥	
燈光	奇生	
道具	楊盛柏	
化妝	維揚	
效果	易楓	
劇務	張熙才	

演員表：

章秋	趙蘊如
小文	汪小川
蔡洪萍	項堃
孫太太	虞靜子
陳娘	李健
黃士林	丁然
沈金龍	井森
沙宗文	李畏
艾以耕	周峯
馬仲平	羅會霖
歐陽青	賀路
汪卓才	黃易楓
陌生人	張熙才
茶房	楊盛柏
馬漢	羅錫

總人物表

屬於「海燕社」的：

沙宗文——一個堅韌不拔的文學家，一位極有修養的詩人，將近四十歲。

章秋——沙宗文的妻子，一個溫淑秀麗女性，以前是一個優秀的女演員，現在是一位恬靜的賢妻良母，廿五歲左右。

小文——沙宗文和章秋的孩子，五歲。

歐陽青——沙宗文的好朋友，一位熱情剛毅的文藝理論家，卅歲。

屬於「振華貿易行」的：

蔡洪萍——振華貿易行的經理，卅歲。

黃士林——蔡洪萍的生意朋友，一個大「勃洛克」。（「勃洛克」係商場上的一種名稱，是英文 BROKER 的譯音，外國叫經理人，中國叫漏客。）

馬仲平——一個專門替人跑腿的小「勃洛克」。

沈金龍——一個滿臉橫肉的流氓漏客。

孫太太——一個特種職業婦女，蔡洪萍是她第××個臨時的黑漆板橙。

陳嫂——貿易行用的娘姨，卅來歲，衣服很整齊，人挺機靈，長得也不難看。

馬妻——馬仲平的太太，一個瘦弱不堪的女性。

其他：

艾以耕——一位軍事家，少將，同時也是一個文藝愛好者，沙宗文的好朋友。跟蔡洪

萍是初中時的同學，在學校裏是個出色的運動員。

汪卓才——沙宗文的姪兒，一位剛從北平出來的大學生。

陌生人——××托兒所的男役。

茶房——江山軒的茶役。

茶客若干人。

擦皮鞋小孩一人。

賣瓜子泡糖小孩一人。

第一幕

時：春末夏初，一九四四。

地：重慶

登場人物：（上場先後爲序）

沙小文

章秋

蔡洪萍

孫太太

沙宗文

黃士林

沈金龍

艾以耕

馬仲平

景：這是重慶習見的兩間普通房間，中間用薄板隔開。左邊的這一間陳設極蕭條，全室祇有四樣家俱：一張板床，一張破寫字枱，一個竹書架，三只板櫃。其他，在屋角還堆了一個鐵子以及一些吃飯用具，一罐而知是櫥房，數條臥室。正面向觀衆的牆上貼

書一張白紙，上面寫着「海燕出版社」，字跡十分秀麗。其他兩面牆上掛着幾張蕭伯納，普希金，托爾斯泰等大文豪的相片。

右邊的那個房間牆壁用米黃色的紙糊過的，因之光彩奪目，陳設也非常講究：有西式的雙人床，有淡綠的小屏風，有精緻的梳粧台，有金絲絨沙發，有鋪着空心懸花的桌布的方桌，有R、C、A的帶電唱頭的收音機，有厚軟的俄國地毯還有桌上電話等等。向觀衆正面的牆上懸着一塊噴金漆的長方招牌，上面漆出「振華貿易行籌備處」字樣，字跡俗不可耐，一望而知係出自匠人之手。兩邊牆上掛了不少紅紅綠綠的玻璃鏡框，上面寫的不外「富比陶朱」「財源茂盛」和「大展鴻圖」，而其中最明顯的一條橫額上寫着「振興實業」四個大字。

這兩間房子位處二樓，當然上下左右都有人住。這兩間房子的後天營養雖然不同，有着天地之別，可是它們的先天骨架都是一樣的，它們的出入門都開在正中牆的左方（面對觀衆的牆），正面牆的右方都有一屏窗，門外是一條通道，這條通道是從一樓到三樓必經之地，因之門開着的時候可以望見下一樓和上三樓的樓梯。從這兩個窗望出去是一排錯綜複雜的電綫電桿，這是現代高度電器化都市的靈魂。穿過電桿，可以望見街對面的樓房的一角，以及顯露在都市的街衢的缺口處，那蒼天的狹長的面孔。

這是夜晚八點鐘光景，窗外都市的夜色正在搬弄牠的炫耀，星星也好像姊妹一樣排坐在對過樓房的屋簷上向這窗內眺望。

啓幕時右邊的房間（振華貿易行）內無人，門是關着的，電燈也是關着，四之房間內全呈黑暗。

左邊的房間內有人。一只五十支光的燈泡睜着猩紅的眼睛，沙小文站在板床上，章秋坐在床邊，正在替沙小文脫衣服睡覺。

章秋：（以下簡稱秋）快過來，媽媽給你脫衣服睡覺了。（沙小文脫去外衣，身上祇剩了單衫褲，好像擺脫了一天的重荷，高興得擺開媽媽的手，在床上跳起來）。

秋 別跳了，快睡下吧！

沙小文（以下簡稱小）不！

秋（用手去抓小文）乖，聽話！當心着涼！

小（仍在床上靈活地躲開母親的手）我不會着涼的。

秋 你再跳當心床板斷了，這床板不大結實。

小（停止了跳，但發現衣服破了）媽！你看這兒破啦。

秋 趕明兒媽給你做新的，好，快睡下吧！（沙小文在床上翻了一個筋斗，一下子鑽進被窩裏）。

秋 快閉上眼睛。

小 不，媽講個故事給我聽。

秋 好，媽講個兔和狼的故事……

小 聽過的我不聽。

秋 媽的故事差不多都給你講過了。

小 那麼，唱一支催眠歌給我聽。

秋 媽不會唱歌。

小 那麼，唸一首好聽的詩，爸爸不是常誇獎媽朗誦詩有天才麼？

秋 好，不過唸完了你可要乖乖的睡覺啊！

小 好！

（秋起身到竹書架上抽出一本書，回到床沿坐下翻開打算唸）

秋 這首詩的名字叫「弟弟啊」。

小 （很老腔地）作者是誰？

秋 作者的名字叫綠原。你聽着：（輕輕地放揚地唸）：

小河灣過小橋回家了

最後一只帆船兒回家了

蝙蝠也回家了

螢火虫也回家了

月亮也滾着輪環兒回家了

弟弟，你還沒有回來

弟弟，你到那兒去了？

弟弟，今晚你在什麼地方？

是不是

那個紅鬍子吹喇叭

將你盛進他的麻布袋去了？

是不是

那位扶着手杖的老婆婆

請你到他底矮艸屋裏

去唱一只歌，去喝一杯茶去了呢？

或者是

忘記了媽媽的話

沿着池塘去訪蝌蚪哥兒

讓露水鎖着小眼睛

你躺在潮濕的水艸上睡着了覺了呢？

弟弟呵

你那吱吱啞啞的小風車兒

還在家裏輕輕地轉哩

紅色的瓜兒和青色的豆兒

褐色的胡桃兒和綠色的橄欖

都在想着小主人回來

弟弟呵

弟弟呵

啄木鳥向林子喊着你底名字

鸚哥兒向窗外喊着你底名字

紡織娘流着淚

牆薇花也在流淚

還有長尾的松鼠兒呵

小鷄兒和橘色的小鴨呵！

弟弟呵

弟弟呵

你底小戀人

那像葡萄一樣美麗的

像風景一樣美麗的

像金魚一樣美麗的小戀人

有一頂用鳳尾巾結出來的王冠
要送給你 送給她底小戀人呢！

弟弟呵

你爲什麼還沒有回來？

當南風先生搖着扇兒

從芭蕉園旅行回來

你也該回來了

你也該騎着小馬兒回來了！

用小手兒蒙住小眼睛

醒來便是媽媽的手臂……

（秋見小文已睡着，鬆了一口氣，輕輕地站起來，離開床，灣身在床底下箱子裏拿出一件做了一半的小孩子的花衣服，靜悄悄坐到電燈下，一針一針地做起來。）

（這時候樓梯下傳來一陣男女戲嬉笑聲，須臾，一對摩登男女挾着膀子從窗前經過，一會兒，左邊的房間門開，「拍」的一聲，房內百支光的吊燈和粉紅的台燈同時大放光明，跟着室內一切陳設也放射出漂亮的光澤。相形之下，左邊那間房間顯得暗澹得多了。又因爲貿易行用的是輕磅燈泡特別費電，一開之後，隔壁房裏的燈驟然暗了下去。）
（這一對男女在屋內燈亮以後，女的脫去外衣，馬上躺到沙發裏，從皮夾裏摸出新式

打火機，點燃了一支煙，適意地休憩從室外帶來的疲勞，那男的向樓下喊了一聲「陳嫂，打臉水」！然後才慢慢吞吞地進房間，跑到床邊把腳上的拖鞋脫去，一聲不響地躺到床上休息。）

（一個穿得相當漂亮的年青的姑娘端着一個花荷蘭破臉盆進來，把牠擺在梳粧台上，一聲不響地又出去了。）

（這時候男的從床上坐起來，她和他一句話也不說，男的用手勢指着剛打進來的臉水請女的先洗，女的躺在沙發上懶得動，也用手勢指着臉盆叫男的先洗，他們謙虛了幾次之後，結果是男的聽了女的話，脫去外衣先到梳粧台前去洗臉。他馬馬虎虎地抹了一把臉之後，也坐到沙發上去，於是她倆默默地很有意思地互相望着，很久之後才開始說話：——）

蔡洪萍（以下簡稱蔡）妳覺得今天的電影怎麼樣？

孫太太（以下簡稱孫）好極了！

蔡 太美了。

孫 像這樣的片子不用說一百塊一張的黑市票，就是一千塊一張的黑市票我也要。

（這時右邊的牆板上有人用手指在敲了幾下，發出「篤！篤！」一聲。）

蔡 誰呀？

聲 怎麼，你們看電影回來了嗎？

蔡 是的，老黃，你沒有出去？

聲 看的什麼片子？

孫 （大聲回答 ） 天方夜談！

聲 好極了！

孫 過來坐坐吧！

聲 不，我這邊有場面，一會兒來。

孫 老蔡，你覺得天方夜談裏那幾個鏡頭最美？

蔡 你猜！

孫 我猜你一定認為賣女人市場上拉開衣服那個裸體鏡頭最美，是不是？

蔡 對，你猜得一點兒也沒有錯，美中不足的是可惜那個鏡頭太短了。

孫 你們男人的心頂壞了，我一猜便中。

蔡 那麼你認為那個場面最美呢？

孫 我覺得女主角一面跳舞一面放毒藥時那個場面最美。

蔡 顏色跟音樂太好了。

孫 根本人家舞跳得好。（忽然想起）對了，我記得那種跳舞音樂，我們這兒也有。（說

着跑到留聲機櫃裏翻。）

蔡 你可以把音樂放起來，學學那種舞看。

孫

我那兒跳得來那種舞。

（孫太太說着檢出一張片子放到那架收音并擴大的留音機裏，電門一開，音樂大作，她不知不覺開歌起舞，模倣電影裏舞跳動作。）

（這時候住在隔壁的黃士林穿着睡衣，嘴裏吊着一支香煙，穿過窗戶，站到門口，很有意思凝望着孫太太表演，等孫太太感到拍子不對自動停下來的時候，黃士林突然在門口大拍其掌。）

黃士林（以下簡稱黃）跳得太好了，簡直跟電影裏一樣。

孫見鬼，站在門口偷看，怎麼一點都不出聲。

黃欣賞表演是不作行出聲的，這是規矩！

蔡怎樣，隔壁有場面嗎？

黃五個朋友打麻將，祇好做夢，我是夢裏人，暫時可以解放一下。

孫這邊坐一會兒吧！

黃遵命。（進房門）其實我對於麻將不甚感興趣，輸贏太慢，不夠刺激。

蔡想「Slow hand」一番嗎？這兒有現存的一副新牌（打開抽屜拿出牌）。

孫三個人「索哈」也沒有勁兒，「索哈」至少要有四個人以上才有意思。

黃老蔡，這幾天你這些什麼貨呀。

蔡年頭不濟，這幾天銀根緊，我自己什麼貨也不想進，你呢？

孫 怎麼！你們兩個談打算談生意是不是？我在這兒恐怕不大方便，我出去一下好不好？讓你們可以暢暢快快的談。

黃 笑話，笑話，我們要談生意也不會瞞你呀？我跟老蔡是自己一家人，每天總要交換一二次行情。

蔡 老黃，我們上個月合作的那幾筆生意總算還順手吧！

黃 那自然，有老兄在內不順手也變成順手了。喂，怎麼樣？最近你打算如何？有何新計劃？

黃 我想做點車胎。

蔡 想收進還是想賣出。

黃 誰有便宜貨我就收進，誰出大價錢我就吐。

蔡 還是做「勃——洛——克——」。

黃 對了，沒有辦法，不像你老兄有資本，像我沒有資本要做生意祇好做做「勃洛克」。

蔡 好說，好說，你想做「勃洛克」實在比我們做貿易行寫意得多。譬如我們貿易行要進貨就先找你們「勃洛克」不可。

黃 好說好說，我們「勃洛克」不認識個把國戶的話。「勃洛克」個屁。

孫 兩位不必互相謙虛了吧！有人說得好：圍進的好比新郎，吐出的好比新娘，而中間「勃洛克」就是媒婆，「沒有勃洛克」在中間攔，一件美滿的婚姻決不能成功。

黃 這個年頭時新，女直接戀愛，用不着我們「勃洛克」了。
 蔡 那兒的話，你們「勃洛克」不讓我們男女見面，我們簡直就毫無辦法，戀愛的也是從情起的。

黃 好了，閒話少說，言歸正傳，有人要遼煤是真的還是假的？

蔡 我問你有貨沒有？

黃 貨有。

蔡 有貨就要，沒有貨不談。

黃 出什麼價錢？

蔡 （反問）現在市面上什麼價錢？

黃 市而上叫是六千五百一噸，不過是有市無貨，真真要買得到貨總要出到這個數（伸出姆指無名指和小指暗示「七」）上下。

蔡 價錢倒不成問題，祇要有貨。

孫 你瘋啦？你說「祇要有貨」？那麼十萬塊錢一噸你也要嗎？

蔡 太太，你不用騷進來，你還是到桌上去玩兒你的牌吧！

孫 （頗不以蔡為然）嘖！（走到梳妝台前去化裝）

黃 你是說看玩兒的還是真的？

蔡 我什麼時候跟你開過玩笑，告訴你，是我一個最好的朋友，此刻在一家大工廠裏當購